

廣州學生遊行內幕

陳智涵

中共陰謀三罷一慘

民國三十六年，全國在復員積極建設的時候，共黨爲着破壞國家的統一，也積極運用它的絕招，在全國各大城市製造罷課、罷工、罷市和慘殺的「三罷一慘」運動。

「三罷」的重點是集中在學生身上，以罷課做總橋樑，然後發動工、商界罷工和罷市。共黨的做法是首先利用熱情而衝動的學生反饑餓而罷課，更進而領導他們示威遊行；如果博得民衆同情，就可以達到擾亂社會的目的了。最初共黨在北平製造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再乘勢攪起全國學生罷課。在北平天安門的那次集會上，就決議號召全國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等各校學生立刻響應，發起反饑餓和反美運動。

那時廣州潛伏的共黨地下分子，以中山大學爲數最多，同時對反政府的工作也表現得最猖狂。因此中山大學早就被肯定爲廣州共黨的地下工作站，和學生罷課的指揮中心，學校裏藏着的共黨重要分子，如文學院院長王力（了一）就是其

中之一，也是共黨搞學運的領導人物。

三十六年五月下旬，中山大學的共黨地下分子，在石牌（市郊）校區召開反動大會，決議用行動來響應「沈崇事件」，並定六月二日策動全市學生示威遊行，藉此引起國人仇美心態和擾亂社會的安寧。

那時廣州當局得到了消息，馬上布置戒備工作，重心是在阻止學生遊行，讓那些不明真相，被共黨利用的盲從附和者醒覺，不要再跟着鬧事。可是共黨地下分子滲透非常厲害，消息靈通，他們怕六月二日那天的遊行被阻，就在五月三十日晚上來一個緊急集會，決定翌晨提早發動遊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達到示威的目的。

高信釜底抽薪措施

五月三十一日晨，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高信，在召開海員和起卸伏力協商工作分配會議，正在極力平息雙方爭執的時候，忽然接到保安政治部主任王文超的緊急電話，告訴他：「原先決定六月二日的學生遊行，已經提前在今晨舉行了……」高主委認爲學生遊行滋事，影響

社會安寧，情勢緊迫，而海員和伏力的紛爭是家內事，馬上停止協商會議，同時要海員和伏力團結起來對付禍國殃民的共黨職業學生。

那時高主委的緊急措施是吩咐海員和伏力儘快趕到平山堂（中大舊校區），勸導學生解散隊伍停止遊行；可惜當他們到達的時候，那一千多由石牌而來的中大學生加上各校被蠱惑而來的三千多名學生都已經出發遊行了，勞工們到那裏去勸導他們呢？那時工會的領導者真是焦急萬分，不知如何是好？伏力工會理事長許質庵（現任國大代表）和海員工會常務總幹事鄧達生，只好趕車前往長堤，希望指揮勞工們攔截遊行隊伍。

遊行隊伍侵入長堤

長堤是廣州沿着珠江河岸的大馬路，靠河那邊填平了往日的海珠公園，建了永安堂（萬金油公司）和愛羣酒店，另有一些小店鋪外，其餘就是無數的小型輪渡專用碼頭。珠江三角洲各鄉供應廣州的糧食、蔬菜、水果等都是利用這些碼頭起卸，所以這些碼頭是廣州跟附城各鄉聯絡的大動脈。每日當輪渡靠岸，也就是長堤最熱鬧的時

刻。靖海路口和五仙門一帶，各碼頭的伏力和輪渡的旅客穿梭往來，人頭洶湧，他們彼此各走各路，互不妨礙；只見一片祥和景色，促成了廣州的繁榮。

長堤自修築成路以來，從沒有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件，怎曉得就在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那天讓它沾了血污。學生遊行隊伍從平山堂出發，以中山大學為首，跟着的有勤勤法商學院、文理學院、私立嶺南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中大附中、廣雅中學等，他們沿着惠愛路、漢文路、泰康路、靖海路，到達長堤的時候竟高呼反動口號，聲勢十分洶湧；走到永安堂門前反動意識已達到了最高潮，陷入瘋狂狀態，竟然驅逐行人，偌大的馬路全被他們佔據。

那時伏力們正在碼頭忙於起貨，每兩個合力抬起約有二百多斤的蔬菜籬筐，要橫過馬路向果欄大街進發。那一帶的碼頭規矩，行人對正在工作的伏力總要閃讓三分，這是一方面表示對勞工同胞的體恤，另一方面是怕被撞倒。可是這些遊行的學生，眼見伏力們肩負重擔橫過馬路，既不讓開又以浩蕩的隊伍佔着馬路，不肯分散讓他們通過；伏力們前進不得，肩加重擔又沒法卸下，不覺火從中來，就大罵學生：「只知吃飯，不事生產」，更口出惡言；因為彼此的立場不同，最後終於動起手來代替了用口謾罵。

脚伏遠遭學生毆傷

起初伏力們因忙於工作，又因跟學生的人數懸殊，本想忍讓算了；怎曉得另有居心的共黨

業學生早已有打架的準備，他們竟然用鐵棍充作旗杆，領導者一聲令下，糾合後面的隊伍一齊擁上，給伏力們一個大包围，跟着就用鐵棍旗杆毆打，伏力只有用竹挑竿對抗。試想他們雖然孔武有力，但是處於武器懸殊的形勢下，早已受傷累累，圍觀的民衆沒有一個不為伏力們叫屈。

那時幸虧許質庵和鄺達生瞭解學生遊行路線，把握時間及時趕到，馬上率領其他的海員和伏力助陣，參加打圍行列，把鬧事的學生打得落花流水。這一來學生逞蠻的氣焰才被遏止，再給水龍頭封射之後，也就散了陣，而紛紛散了隊，狼狽的逃入內街。他們臨走的時候還鄭重聲明：「三天之後一定發動更大的示威遊行和策動『三罷』，大家走着瞧好了……！」

遊行的學生散了，馬路躺着的幾十個受傷的勞工和學生被警察送進醫院；圍觀的民衆也走了。路上如果沒有那一灘灘仍依稀可見的血跡，誰也不相信剛才發生過流血的打圍，一切復歸平靜。但是廣州珠江沿岸仍有暗流，它是否在三天後會湧起來氾濫成災？那就要看廣州當局是否防範得宜了！

工人們被毆之後本想向政府請願，要求嚴懲滋事學生，但是當局希望大事化小，就由國民政府廣州行轅邀集了工人和學生雙方代表商談；學生代表自認理虧，為緩兵之計只好答應正式登報向工方道歉，鬧劇就算開始慢慢落幕了。共黨藉這次打圍的事為「五三一事件」。

廣州市總工會對學生毆打勞工引起衝突的事實，恐怕被民衆誤解，所以就在當天晚上假長堤

一景酒樓招待記者，詳細報告事情發生的經過，希望記者藉大眾傳播的功能給民衆一個正確的報導。

記者招待會散後，又由行轅張發奎長官召開黨、政、軍、工（由工會理、監事代表）聯席會議，研討三日後學生鬧事的對策。當時有人主張對付學生滋事，最好的辦法就是用武裝軍警鎮壓。但是市黨部高信主委的看法另有見地，他認為如果用軍警出動鎮壓，那些學生一定利用機會製造慘案，打死了學生正中他們的奸計；這一來他們就會擴大宣傳，對那些不明真相的民衆，自然就會付出不代價的最深同情了。到時候政府豈不是成了「輸家」？高主委更打出一張王牌，利用工團來對付共黨職業學生，聯席會議就決議以工人為基幹立刻組成「反三罷行動委員會」。

勞工巡邏負責勸阻

「反三罷行動委員會」自六月二日起，分別由工會會員（勞工）組成巡邏隊，每天在市區和郊區用汽車巡邏；他們的任務是先以勸導方式，請結隊的學生解散返校。如果遇到不接受勸告的，就用武力來制止。巡邏隊的武器只限於木棍和竹槓，而且嚴格規定只許點到為止，不得藉故重傷對方。當時伏力工會會員被分配到近郊黃花崗一帶，海員工會會員被分配到東山梅花村一帶。那些工會會員對巡邏工作都非常認真和負責，幾天來工作都非常圓滿，各路只要用勸阻的方式就可以收到效果了，有些將要進入市區的學生一聽到有工人巡邏，就聞風而逃散離隊了。只有通往

石牌那一線，中山大學的一小部分學生跟巡邏隊發生過衝突。一般來說，市區安靜如恆，沒有事情發生。因此巡邏隊所過之處，都有民衆燃放鞭炮表示歡迎，這些鞭炮聲響正是信賴的最高保證。

共黨職業學生聲稱的再次大遊行，就這樣完全落幕，消逝得無影無踪，罷工和罷市自然也發動不起來，也顯現出各階層團結才是促成社會安定的力量。

中共黨徒自認失敗

學生再次遊行如箭在弦，竟給巡邏隊勸止，「三罷」的計畫無形中也被粉碎，讓中共策動廣州「三罷」的駐香港西南局局長廖承志大感失望。他原先以為學生罷課反饑餓運動，一定能够博得各階層人士同情；尤其是獲得勞工大眾的支持

。怎曉得首次出師就不利，三日後的再次遊行又被「封殺」，他認為無限希望的勞工組織，竟被潑了一盆冷水，更進而被「凍結」。

共黨一向認為勞工是他們的基本幹部，但事實證明勞工不是這麼容易煽動的。他們一向愛好自由，用勞力換取生活，要是有人剝奪他的自由，妨礙他的工作，就等於扼殺了他的生機。所以他們是不能跟那些只曉得搗亂不事生產的共黨職業學生「合污」，走向參加反政府的行列。廣州自抗戰勝利復員之後，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嚴密，會員在「有自由，吃得飽」的環境下工作，從來就沒有要罷工的想法。所以這次廖承志對勞工的估計是大錯特錯，只好自認組織失敗了。

青年團員功不可沒

共黨的組織工作，原以為學校裏的共黨職業學生工作做得很出色，他們在學校內想利用盲從附和的同學窩旗吶喊；可是處處都有他們的「死對頭」——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學生幹部，去分化他們內部，去粉碎他們的計畫。就拿這次學生遊行的事來說，各校三青團的學生幹部，在他們校內就不知勸導了多少同學，拉開了多少盲從附和的人，促他們覺醒，在緊急關頭「懸崖勒馬」，終於使他們的遊行隊伍瓦解。這些經過鮮為人知，那時中山大學研究院雲昌海（現在泰國）、法學院夏鋤強（已去世）、勳勤法商學院曾廣順（現任僑委會委員長）、曾省才（現僑委會參事）都是對抗共黨學生羣中最出力的領導人物，他們忠黨愛國的熱忱，早已表現得很透徹了。其餘各校當然也有不少忠黨愛國的熱心工作者。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台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磯、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